

傳世

私家藏書



大藏書
卷一

8 121.7

14

P



卷十四

傳世私家藏書



第十四卷目录

第五部 流失海外藏书

第一编 海外皇家藏珍秘书

《醋葫芦》

仅存明崇禎笔耕山房刻本，藏于日本内閣文库。书中多写妻妾家庭纠葛之事，集怪异、因果、褒贬于一体，以讽刺为主旨。“有妒无妒，一时同超醋海。”此书对后来的《疗妒缘》的创作影响颇大。

- | | | |
|------|----------------------|--------|
| 第十二回 |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啜亲 | (3133) |
| 第十三回 |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 (3141) |
| 第十四回 |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 (3147) |
| 第十五回 | 妒气触怒于天庭
凤孽报施乎地府 | (3153) |
| 第十六回 | 波斯阙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 (3162) |
| 第十七回 |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阖堂拜谢 | (3171) |
| 第十八回 |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潜 | (3175) |
| 第十九回 |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 (3181) |



《屢樓志》

又称《屢樓志全传》，旧题“清庚岭劳人说，禺老人编。”小说内容以广东为背景，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的读书、经商及爱情生涯。着重叙述了苏吉士依赖先辈遗产以及一张漂亮面孔，成了一朵花蝴蝶，在少女丛中讨生活，而失却了早期民族工商志士叱咤风云气势的故事。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小说文笔细腻不俗，如行云流水；情节跌宕曲折，宛然有致；人物生动传神，栩栩如生，曾受到郑振铎先生高度评价。《屢樓志》对后世小说影响颇深：其“辞气浮露，笔不藏锋”，开后来谴责小说之先河。问世后，曾多次遭禁毁。

序		(3193)
第 一 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3195)
第 二 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	(3202)
第 三 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	(3208)
第 四 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	(3215)
第 五 回	承撮合双雕落翻 卖风流一姊倾心	(3223)
第 六 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	(3230)
第 七 回	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缒	(3237)
第 八 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闯劫亡身	(3243)
第 九 回	焚凤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宜淫	(3251)
第 十 回	吕又逢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	(3257)



第十一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 (3264)
第十二回	闻兄死困圈腾身 趁客投网黎获宝 (3270)
第十三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 (3277)
第十四回	郎薄幸惹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会羹 (3284)
第十五回	三奸提爵 五美潜踪 (3291)
第十六回	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簪奸 (3298)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3306)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制宪退守循州 (3313)
第十九回	花灯娃孽障 甥馆笔生涯 (3320)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下如玉 (3326)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3332)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 (3338)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3343)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筑唱彻朝天乐 (3349)



《国色天香》

明代传奇小说集。共十卷，收录了二十多篇小说及部分诗话、琐记、佚事、笑谈等。其中《刘生觅莲记》、《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钟情丽集》等堪称中国小说史上中篇小说的佳作。这些作品均以才子佳人的爱情婚姻为题材，表现了古代青年男女在追求恋爱中的奇异经历。书中男主人公个个才情并茂，而女主人公则美貌出众，或花前月下，诗词赠答；或深闺之中，幽会频频。情至处，依偎温存也写得清新典雅，所以屢次被官府认定为“诲淫”遭禁毁。该书对后代文人艳情小说有较大影响，尤其语言上散韵结合，典雅华丽，多为士人津津乐道。

卷 一

龙会兰池录 (3361)

卷 二

刘生觅莲记（上） (3379)

卷 三

刘生觅莲记（下） (3397)

卷 四

寻芳雅集 (3415)



卷 五

- 双脚笔记 (3439)

卷 六

- 花神三妙传 (3452)

卷 七

- 客夜琼谈 (3479)
- 卖妻果报录 (3479)
- 联咏录 (3480)
- 酒菓迷人传 (3482)
- 翠珠传 (3484)
- 买臣记 (3486)
- 匪徒录 (3488)
- 琴精记 (3490)
- 箏精记 (3491)
- 天缘奇遇 (上) (3492)

卷八

- 天缘奇遇 (下) (3505)
- 古杭红梅记 (3518)
- 相思记 (3527)
- 蛤蟆吐丹记 (3533)

卷九

- 金兰四友传 (3534)
- 东郭集 (3547)
- 笔辩论 (3549)
- 虬须叟传 (3551)



侠妇人传 (3552)
 钟情丽集 (上) (3553)

卷 十

钟情丽集 (下) (3569)
 张于湖传 (3583)
 续东窗事犯传 (3590)
 清虚先生传 (3594)
 丽香公子传 (3595)
 飞白散人传 (3595)
 玄明高士传 (3596)

《玉支玗》

.....
 題“天花藏主人述，”“步月主人訂”，復有題“烟水散人編次”者。
 全書共二十回，成書于清初，有醉花樓刊本，又有咸豐戊午廈門多文刊本
 等。書中着重刻畫了一個膽大，潑辣，剛烈不阿的女性形象。這在清初一
 大批才子佳人小說中，象這樣描寫一位智勇雙全，敢作敢為的女性的作
 品，實不多見。

第 一 回 老侍郎兔鶴題詩童子笑 (3603)
 村先生龍蛇染翰美人驚
 第 二 回 欲坦東床先引良人開絳帳 (3608)
 要爭西席旁牽野蔓系紅絲
 第 三 回 驚座賣才自是佳人覓夫婿 (3613)
 當場塗面何殊丑婦見公婆
 第 四 回 遁才子題詩引賊入室 (3618)
 荐春卿促駕調虎離山
 第 五 回 才自憐才只一言而婚姻定 (3623)
 惡偏黨惡早多謀而機詐生



- 第 六 回 慧女心灵用假聘消真祸 (3628)
 奸人计拙装暗鬼哄明人
- 第 七 回 实丕丕将人作饵已露芳香 (3633)
 活泼泼以聘为辞终无声臭
- 第 八 回 偿金赎聘有心用术反堕人术中 (3638)
 信笔题诗无意求婚早掉身婚内
- 第 九 回 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 (3643)
 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
- 第 十 回 卜公子使势老拳头送客 (3648)
 管小姐弄巧小乞儿救人
- 第 十 一 回 弱书生畏人逃生死未知 (3653)
 俏佳人敢独立强梁不怕
- 第 十 二 回 管小姐巧用松松中着紧 (3658)
 卜公子强寻死死里逃生
- 第 十 三 回 恶朋友丧心谋挑唆蠢汉 (3663)
 俏佳人苦肉计吓杀痴人
- 第 十 四 回 卜公子惊欲死而恶梦颠狂 (3668)
 长孙肖想不了而诗笺丧失
- 第 十 五 回 老丞相一怒害人情性恶 (3673)
 小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
- 第 十 六 回 长孙肖不忘生死请旨归娶报深仇 (3678)
 管青眉巧变姓名暗地养姑行大孝
- 第 十 七 回 祖夫人舍不得捉李代桃 (3683)
 卜公子慌杀了移花接木
- 第 十 八 回 管不闻婉转探才费小心 (3688)
 卜红丝信笔题诗存大礼
- 第 十 九 回 二小姐惊惊喜喜说幽心 (3692)
 两尚书假假真真讨情面
- 第 二 十 回 乍相见未说破犹自疑 (3697)
 大团圆看分明方知巧



《平山冷燕》

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全书叙述了平如衡、燕白颌与才女山燕、冷绛雪（取开头字样，故名《平山冷燕》）相慕相爱。历经曲折最终鸾凤和鸣喜庆团圆的故事。

- | | | |
|-----|----------------------|--------|
| 第一回 | 太平世才星降瑞
圣明朝白燕呈祥 | (3709) |
| 第二回 | 贤相女献有道琼章
圣天子赐量才玉尺 | (3715) |
| 第三回 | 现丑形诗消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 | (3722) |
| 第四回 | 六儒绅气消彩笔
十龄女才压群英 | (3728) |
| 第五回 | 补绝对明消群惑
求宽赦暗悦圣心 | (3737) |
| 第六回 | 风筝咏嘲杀老诗人
寻春句笑倒小才女 | (3744) |
| 第七回 | 公堂上强更逢强
道路中美还遇美 | (3752) |



第十二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毆亲

引首《毆父行》（《禅真后史》）

邻家女儿花如容，枝狂朵乱干春风。
日高五丈睡方觉，饮到月明杯未空。
娇羞不作閨中妩，悍戾扬扬气如虎。
绿窗以嫁诚自怨，如何反尔仇其父？
唾骂终朝燕语多，老拳时向鸡肋摩。
踉蹌哀乞唤邻母，邻母不应拍手呵。
声威徒切邻人齿，劝未敢前谁敢指。
养焉不敬果已非，况可凌辱至于此！
君不见樊崇请赎甘自刑，又不见杨香繼虎脱父生。
休哉二女岂乐死，夫乃天性情难摆。
亲恩罔极人人在，嗟奴独无三年爱。
妇德能全丑亦妍，何用临离画新黛？
今朝推却虐父心，他日狱夫谁能禁？
梟残狐媚本同性，纵然涂抹终兽禽。
侧闻不觉心胆落，番笑雷公眼诚错。
何时再请上方刀，逐此娇魂走沙漠。

3133

却说波斯达那尊者因怒气间，便要与转轮王做个钉对，亏得地藏一力劝留。次日对波斯道：“昨日尊者所谕，虽系知恩报恩、继绝举废之善念，但尊者前度思凡，实为已甚，今者其可再乎？倘此一去，所谓日远日疏，能不堕落轮回？那时再欲返本还原，较之今日，更不易也。尊者请熟思之。波斯道：“久违戒律，岂不知愧？但成氏之念一生，万劫亦难泯灭。惟教主智虑宏深，为弟子怎生设一长策，要使恩行两优，方是十全之策。”地藏道：“且分付待从行童，快备法驾，同至转轮殿去。”少时法驾俱备，二人连轡行来，早到转轮殿右。卒吏入报，殿主出迎，三人分宾坐定。转轮王道：“昨有小吏出言欠当，致犯尊者台颜。乞念法纪攸关，恕其狂妄之罪。”地藏道：“此固殿下所司，不妨尊者直道。但其中事有委婉，非刀笔吏可以概



拟者。老衲此来，有个主意，包你两下喜欢。”转轮躬身道：“此事实非下官故措，乃法纪所干，不得不然耳。况事在下成大王，下官亦难自主。教主若有见谕，谨当一一听命。”地藏道：“非也。老衲岂比射利之徒，而于大王前行刺乎？即波斯尊者所干之事，原系不可之局，又安得相怪？今波斯尊者有誓云：不继成氏箕裘，誓不往生极乐。故其西归之心亦凛然也，直欲舍己法躯为成氏子。吾论此事，虽佛祖亦莫之禁，量大王必不阻也。但老衲又有一虑：波斯师全身降凡，惟恐堕落，只将三魂之内指出一魂，托生成家，其二魂乞大王复其旧相，暂留地府，与老衲盘桓数年，协力救济，以补思凡之孽。待得阳世那魂转来，然后纠合三魂，以图西返，岂不公私两尽？既可了成氏之俗缘，又不累佛门之规戒，狱中济渡，功不浅鲜，岂不美哉？”转轮应允。

波斯大喜，即时同到卞成殿前，卞成王即将本来面目呈上。波斯合眼间复了本相，又来致谢地藏。地藏道：“恭喜，恭喜！有心如此，一发烦二位大王，将成珪妻妾宫中儿女分内一查。”二王随即分付。曹官禀道：“成珪夫妻无子，注已斩然。幸其婢官不绝，已有将产之孕，虽系男胎，其实生而不育。今波斯尊者既欲为彼续祀，何不就投此胎，以继其寿算，增其福祉，为成氏光，有何不可？”波斯道：“幸有此便，事不宜缓。”于是辞了二王，回到善度院中。人定之际，指出一魂，随着一行人役，先觅本坊社令，再寻本家祖宗，一同来到一个去处，虽是临安旧径，其实未经走过，原来却是周智家中。那临盆将产的也不是别的，却原来便是当年花园里打不杀的翠苔姐姐。

那翠苔自再配成珪，表正作为外妾，人便唤了三娘子。又有那不怯气的，就口叫他翠三娘子，从此叫得熟溜，永远叫出。不期这翠三娘子，只那一晚后，便不行了经次，但觉神情困倦，饮食不思，看看作寒作热，加以呕吐频频，何氏看来，只道他心下不乐，染此春病。又过几时，转觉眉低眼懒，步履身粗，那时何院君才有些疑道：“翠三娘，你可也自知得是甚么病症，觉来何处有些疼痛么？”翠苔道：“身上颇无病症，只不知甚么酥懒，一味少力。想是命薄，只该受苦到好。”何氏道：“不要说这话！你那经次可准么？”翠苔道：“像五六个月不来了，不要成个血蛊才好！”何氏道：“那晚成员外来后，可还行否？”翠苔道：“那晚员外来，正值月事才绝，羞答答的。不瞒院君说，员外有些不老实，被他灌下一肚热腾腾的便溺，以后员外也不来，月水也不来了，直到如今，受下这病。敢问院君，这可是伤内么？”何氏笑道：“痴妮子！这事儿也不晓得，且喜是孕了！”翠苔道：“院君又来说笑！难道员外与都院君做了一世夫妻，不能有孕，与我宿得一晚，便肯坐喜？”何氏道：“此事那里这般论得？待我请位医师，讨几剂安胎药你吃。”

再说周智闻得妻子说翠三娘已有了三五月妊孕，不胜之喜，欲对成珪说知。那时正是成珪分家之后，气闷在怀，多日不到周智家来，周智亦为看不得都院形状，也不往成家来。自从石佛庵送了熊二娘剃发之后，两人竟不相会，直至空趣回



首，两人才在石佛庵重会。那时成珪因熊二娘出家未几，供膳无多，即便回首，心下好生怜悯，痛哭甚哀。周智解劝间，忽然记得翠三娘之事，暗想道：“这是第一种消愁解闷的夺命丹，为何许久不与他服下？”便对成珪道：“老哥，空趣师往生极乐国土，何必恁般烦恼？且与你山顶上高峰去处游赏一回如何？”成珪尤未走动，周智拖番便走。

来到一个无人去处，周智道：“阿兄，你真是个见几面作的人。”成珪道：“怎见得？”周智道：“忧人之忧，你亦忧其忧；乐人之乐，你亦乐其乐。老院君与熊师父颇相恩爱，你亦假作悲酸，岂不是见几而作？”成珪道：“老弟，你也取笑我。”周智道：“不笑你别的，只笑你一味只晓得个老浑家，并不知有他人。翠三娘子为你这老骚，被院君打做十生九死，幸在我家，你也再不来望他一望。这也罢了。昨日还闻得老妻说，翠姐姐自知那晚被你放了热腾腾一股的溺在肚底，害他便八个月茶饭不甘，月事都不行了，肚中结成一块斗大疙瘩，时常耿来耿去，好不恨杀你哩！”成珪笑道：“若得有这一日，便与他怪也甘心。想那晚有些意思，难道果然有了妊孕？”周智道：“既知有孕，有你这样做老子的，修也不去修一会儿？”成珪道：“老弟不要说笑，若有此事，实实对我说知。”周智然后当真说了一遍。成珪不胜之喜道：“老弟，此事只可你知我知，千万不可对他人说知，倘走漏了消息，不惟娘母难存，且又儿女莫保。若亏天地，抚养到得三五岁，便不妨事。今日我就来看一看。”周智道：“看便看，只不要又擦去了印儿，带累老周淘气。”

成珪一归，颇没工夫，一连接过数日，并无空便出门。这日心中忽然突出一条鬼话，对妻子道：“拙夫前日许了空趣师父的骨塔，今日要往砖瓦铺买办物料。禀过院君，乞求告假一日。”都氏道：“砖瓦铺近边颇有，不必自己去得，即着成华去遭也罢。”成珪道：“院君有所不知，此砖不比家下打墙砌灶，那造塔的，需要花砖细瓦，成华如何理会？必须自去才妥。”都氏道：“便放你去，只小恭仔细些。”

成珪急至砖铺事完，即忙来到周家，向何院君十分致谢，便进翠苔房中。那翠苔和衣睡在床上，成珪揭开罗帐，只见蓬松绿鬓，浅淡红妆，凝朦胧之风眼，攒葱珪之蛾眉。成珪此际兴不可遏，又难将此事复行，只得捧住香容，把个白皤皤的胡嘴珪着道：“心肝，怎的昼眠在此！”翠苔惊醒，不知是谁，猛然摸睛叫道：“那一个敢到此间这等无状！”成珪道：“心肝，莫怪，便是老夫。”翠苔道：“原来员外来。今日甚风儿吹得到此？敢是那一条肚肠记得起哩！”成珪道：“不是老夫不记挂你，可奈自从那日回去，挨头有事。况兼老泼贱多心，验出假印事端，害我费财吃苦，几乎蕩产倾命，再有何等心情走来看你？昨者因你熊氏娘子回首，亏得周员外把何院君之言说与我听，方知你身不健，今日特来看你。可喜是有孕了么？”翠苔道：“自从怀孕，终日酥软。只因前日闻得我熊氏娘子没了，一个苦痛，今日转加狼狽。唉，娘呵，自恨丢你出门，不能伏侍得你，想你夜来看我，多应要我同去。唉！总是这多愁多病的苦命，到随了你去，也省却耽烦恼也！”成珪道：“乖，你



梦中见着二娘，乃是记心之梦，料无不祥之事，怎说这些言语？你做的怎样梦儿？”翠荅道：“三更之后，梦我二娘，见他虽是旧日庞儿，大非青年光景。不知怎生竟有一班官寮随拥来到此处，我却不胜惊喜。那班人役俱在外厢，只有二娘直入房内。正欲叩问几句，不期二娘子投我怀中，忽然不见。但觉一身冷汗，谯楼上已四鼓矣。自从离床，只觉腰痛肚疼，几回撑架不牢，只得和衣睡在此间。敢是不祥么？”成珪道：“自那晚算今九个月，已当分娩。熊二娘坐化成佛，若得肯来投胎，定然有些好处，不妨，不妨。”

问答之间，〔翠荅〕连声“肚痛！”阵阵腰酸，忙对何腕君说知：“快接稳婆到来！”不多时，“哇哇”的产下一个孩子，生得眉清目秀，耳大身长。成珪不胜之喜，即借周智银两送与稳婆，分付不可使人得知，悄悄盪酒，不在话下。

转眼间满月到来。周智对成珪道：“老兄，侄儿满月已到，少不得做汤饼会。你却不可故意缩在家中，省钱与儿子。”成珪道：“岂有此理！我正要具一小酌，酬你美情，惟恐家下盪酒，要露消息。我有个计策在此：后日西陵五圣赛会，每次赴酌，老妻再不见阻，不若冒此名色，另具楼船，有屈院君并二位贤郎、二位令媳一同游玩一番，岂不妙哉？”周智道：“绝好。”

那日成珪备办已定，侵晨，一班男女轿马，齐出涌金门上船。其时却是三月初旬，暮春时候，艳阳天气，说不尽绿暗红稀，山明水秀。古诗赞这西湖，只消四句包括得妙：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成珪定席后，就着翠三娘从头拜谢一番，然后自与周智父子相拜。酒未数巡，成珪抱着孩儿，对周智道：“弟得此子，若非贤弟三件大功，总也到底绝嗣。今贤弟之功，已著其二，而其一还是后局。弟忝爱，尚期玉成，倘不相弃，庶使前功不坠，后事无虞，弟在九泉，亦当瞑目。”周智道：“兄试言之。”成珪道：“记得那年进香转来，何腕君亦与其席，亏得你比长捉短，说这一番，其时虽不即听，亦减他无数不肯娶妾的防牌。后来又因妙记，假倩圆梦，巧言端详，然后才肯发心，讨那熊家娘子，才带得这翠姐过来，庶使小儿有母。这是贤弟第一件功劳了。再者鮫珪事犯，翠姐儿作泉下之人，虽有成茂之忠，不亏贤弟抚养，安能全活其命？又亏你委宛斡旋，使弟得子。这不是第二件莫大之功了！那第三件，其劳更多，故此一月来，未敢自与小儿取名，特求贤弟看我薄面，就今日收此儿为子，替他取个名字。倘我早晚不保，庶儿不致漂泊。”周智道：“兄又何拘此俗套？你子即是我子，何待继为螟蛉，然后才肯管顾？你我春秋仿佛，俱在暮年，若言孰后孰先，委实莫测。兄在，兄可聊冀；兄没，弟岂坐视乎？托孤一节，只烦托诸心，不必托以言。



弟心自如金石矣，兄竟莫慮，只吃酒，自去取名罷。”成珪道：“賢弟，你推却么？”何氏道：“我量拙夫之見，實非推却，只为那等专受遺囑的人，后来都不能踐言，以致貽笑千古。故此说到不須囑咐，只要有心，必能效用。”周智道：“繼姓我家，亦是主意，我便与你取个名字。”即将孩儿抱在手中，那兒甚是嬉笑。周智願也快乐，亦笑道：“儿，你娘生你之时，曾梦空趣师人怀，我想空趣端坐而逝，了明来去之緣，心证菩提之果，当是吉梦；况空趣本姓熊；又合着周字上一段故事：当初周文王昼寝，忽梦飞熊入帐，文王欲大猎于西郊，命太史卜其所得。太史奏曰：‘非熊非罴，得之可以王天下。’于是载吕望而归，尊之为尚父，名之为太公，拜为国师，乃克商而有天下。今吾儿既继吾姓，当即名周梦熊，一则不忘先人之念，二则以征他日之荣。老兄以为何如？”成珪躬身道：“贤弟真是妙人，取名都有来历。拿大杯来，待我敬三杯。”周智也不辞，便掀臂大饮。周文弟兄并成珪俱各痛饮。

女客不善饮酒，只推窗四面观看。远见一只顶号大船，撑得较近，内中甚是富丽。但见：

香雾氤氲，乐音缭绕。筵前列五鼎三牲，座石侍七青八紫。吴歌楚舞，果然响遏行云；赵女燕姬，真个影摇流水。金钗女，有沉鱼落雁之容；朱履客，尽犬吠鸡鸣之辈。

这船里一行男女，拥着一个少年弟子，任他喧呼叫骂，百般狼藉，颇无忌惮之意。成珪道：“来船像是甚么宦族豪门、王孙公子，尽他野呼喝喝，惹事撩非，把船远了他罢。”周智道：“老兄，你大小事只吃一味退缩，抛金洒银公子，我不惹他，他须惹我不着。圣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我二子学好，正该撑近前去，看他行为，使之因而怒过。有甚近他不得？”成珪道：“只是远他些罢。”连叫：“把我船撑开！”

可奈那船偏要逼拢，原来那船内几个饿眼油花，见成珪船内有些女眷，便动了他一点磨蹭之念，故此紧紧逼来。那少年虽不知是成家之船，却认得当舱立的乃是何院君，像也过意不去，便也缩入舱内。即周、成二人，也未知这少年是谁。其余那些冤家，那里知这就里。钉双穷眼，只顾觑看。成珪心下焦躁，忍不住发话道：“可恶那只船内，恁般狂妄，也不管良家女眷，辄敢如此放肆观看！”周智道：“撑船的，你可认得么？”那舟子道：“员外，你们不管他，只吃酒罢。这人虽不是甚么王孙公子，其实是个泼赖。莫说他罢。”周智定要根究，舟子低声道：“我们也从未识这个小伙子，吃他日日带着这班光棍同来作炒，少也挟三四个粉头，说是姓都，一味撒野，倚着家中开个解库，撒漫使钱，狐假虎威，乔妆大头鬼子，因此上人唤他做‘都天王’，又唤做‘都白木’。说有一个甚么晚老子，巴得他死了，大大有一块家私得哩。”周、成二人面面相觑。仔细一看，果见就是继子都飘，与同熟帮闲、



小易牙、盛子都等輩。成珪十分着惱。周智忙教把船搖開，自悔不迭。当晚各自回家，翠三娘仍到周宅，不題。

成珪到家，都氏亦不相問，却也歡言笑語的相待，到是成珪面上，只覺阵阵不樂。都氏再三盤問，成珪嘴唇兒原也忍不住了，只得放胆說道：“咳，老娘，老娘，只恐半年之後，你我老骨头也沒得拆哩！”都氏道：“何故？”成珪道：“預先稟過老娘，莫怪拙夫說的有些干涉尊處。只說你那公子大人，你道讀得好書，讀得好書！”都氏道：“難道飄兒又把幾句書來驕傲人么？”成珪道：“唉！他有些什麼書驕傲人！可憐老娘幫助，三更不睡，四更不眠，嚼菜根，呷冷水，掙得些兒家計，只指望兒孫受用，替他請先生，供茶飯，只道他在學中怎生用功，怎生苦讀。”把双脚頓着道：“誰想這個天杀的狗才，好受用哩！”都氏道：“我道為誰，原來又是這個不爭氣、貼面花的兒子。不知怎麼不好，你就破口罵他？却不道‘打狗看主面’，又不道‘愛冰盤，不擊鼠’。雖是我侄兒不好，他浪費了你幾多錢財？沒了你幾多產業。”成珪道：“院君不必發怒，若說拙夫輕自沖撞了賢郎，委實區區沒禮；若說賢郎不費錢財，不賣產業，這也難說個‘無’字。拙夫若不今日自經目擊，到也還未深信，只此一見，好利害也！”都氏道：“怎生利害？你且說來。”成珪道：“今日湖中遇只大船，內有四五個娼妓、五六个幫閑，吹彈歌舞，無所不至。內中擁有一位酒銀公子，初時沒人認得，問着船家，那船家道：‘員外，你們替他吃惊，他却日日在此快活。今日娼妓還叫做少的哩！’我又問他姓名，那船家低聲對我說：‘員外，這人甚是潑賴，倚着那班光棍勢力，一发會尋鬧頭。故此我湖上起他個綽號，叫做‘都天王’。腹中盡是無物，故又叫他做‘都白木’。彼時拙夫方且打上心來。注目一看，原來就是令郎！院君，你道日日飲酒宿娼，可是要銀子的么？”都氏道：“想他小小年紀，那得會嫖會賭？決是你怪他，故生這段情辭。”成珪道：“拙夫須未死；賢郎須還在，尚可對質，不必我辯。若說令郎不會相與着那一班朋友，便是泥菩薩也會不老實了！”都氏道：“他又有甚么朋友？”成珪道：“說將來只怕連老夫也要慕他：你若嫖，有那熱幫閑張爐，能知科鴉之妍媸，善識娼家之事跡，扛幫撒漫，第一在行。你若要吃，有那小易牙，能調五味，善制馨香，炮炙炙風，色色爭奇，煮酒烹茶，般般出色；你若小官，有那盛子都，工筆研笑，作勢妝弄，一发絕妙。你若吹簫唱曲，有那賽綿駒，唱得阳春之調，歌得白萱之辭，彈絲击管，无不擅長，更能賣得一味好豚，又比子都出色。你若那三撈四，買賣交易，怎如得詹直口能施妙計？你若問柳尋花，論今究古，怎如得觀音鬼玉炉會發新科？你若猜枚擲骰，買快鋪牌，這一班中人人都曉，个个專門。在前只說這伙是國家頑民，那知如今到做了我家的魚蠹！賢郎得此幫閑，漢祖所謂羽翼成矣，何愁大事不濟乎！老娘不信，只請兒子到來，質對便是。”都氏道：“若有此事，看我自有手段教訓，不必你来相幫。成華那里？快到館中接取大爺到來！”

成華即忙來到館中。館童文彬回覆不在。成華焦躁道：“今日两老发心，查理



书课，偏偏又是不在，如何处置？”文彬到道：“阿叔何必大惊小怪，相公那日不出门？文彬那日不说谎？你只照依文彬，也对他人说是相公拜客去了，有何不可？”成华道：“小猴子，这话又可是我跟前，若成茂到来，千万不可这样说。”文彬应诺。

成华归家，回话道：“启上院君，小人去接大爷，适值拜客未返，不在馆中。一回就来也。”成玗道：“现在西湖里挾妓征歌，拜甚么客？”都氏道：“也莫多般议论，可速唤文彬来，便知端的。”成华不敢停留，忙唤文彬来到。都氏问道：“大爷日日出，做甚勾当？实实说来，免你的打；若有隐瞒，活活敲死！”文彬道：“我依弗话。”都氏道：“怎不说？”文彬道：“大爷原教我弗要话，方才成华阿叔又告我弗要对别人话，我依也只是弗话罢。”都氏道：“狗才，不怕我，到怕他们！只教你吃些辣滑。”忙将四个笔管，将文彬手指拶起。文彬忍不住疼痛，只是尽心肝将都飘的事迹好比正月半放烟火相似，逐个放个完全。都氏听了，哑口无言。不觉脸红头胀，珠泪迸流。到把文彬先打一頓。分付成华道：“那禽兽一回，即便扭来见我。只限今晚要人，在你身上取覆，若没他来，明日不须见我之面！”

成华带了文彬回到馆中，只见都飘却好归来，一手搂着盛子都的肩，一手拽着裘屹的衣服，醉呼呼的走来。成华接着，便把接回之言说知。都飘且不在意，只与子都亲嘴。成华再三又催，都飘道：“今日要我归家，可是老狗头要朝王，还是老猪精要断命？”成华道：“今日员外西陵赴会，想是瞧破大爷船中勾当。到是回家面折一番的好。”都飘道：“狗才，我须不嫌他大男小女，不操他亲姐晚妹，干他甚事！总不是老畜生超灵，我也决不回去。”成华道：“大爷若不回去，院君反要见疑，何不竟去说个明白。凭着大爷这腔高才捷口，必能返曲为直。若或稍有拂意，即便挥霍一番，使他们也知你手段，下次必不敢再稽查。如今不去，只说情知理亏，惧事退缩，这岂是善后之法？小人主意不差，大爷请自三思。”都飘问裘屹道：“唯，老裘，我去的是么？”裘屹道：“尊管说的有理，还是去的是。”

都飘便着文彬拿了灯笼，一路行来，已到都氏跟前。都氏正是等得性发，一见侄儿到来，将欲卖个手段，发挥一场，便开口道：“读得好书！读得好书！只问你，学堂可开在湖心亭？日日携娼挾妓，又可是女窗友？只与他人塞我的嘴，还是那一行的银子？你只好好跪着，说与我听。”都飘也不断唤，也不拜揖，睁一双白眼，对都氏道：“且慢，装出这副脸孔，晌午吃晚饭，早些哩！”都氏道：“狗才，这样无礼！口中怎么说？”都飘道：“你且不要做梦，我须不比你老子，要跪便跪，要打便好打的！你今狠头狠脑敢待怎么？”都氏便向前拖番道：“仔么仔么，我娘跟前，须不比你旧时父母，看你改不改？偏要你跪！”都飘更不相让，借势儿一推，把都氏骨碌的直丢在门背后去了，半晌做声不出。都飘倚势跳舞道：“老泼贱，老花娘！不识高低，不知轻重，抬举你做个继娘，也不过想你些家计，到如今不够我半年受用，已是十完八九，有甚么咩咩，有甚么看觑着我？还要做这等怪，装这张脸，学